

◇铭心一刻

风过河西

[北京]程大利

河西走廊，其实是风的走廊，南北两边是山，中间正好是个风道，越往西，山越矮，地越荒，风便肆无忌惮地炫耀起自己的粗野来了。

汽车驶出玉门镇，往哪个方向看，都是戈壁滩。

成千上万的沙包像成千上万个坟茔横陈在面前，很容易联想起张骞、卫青、玄奘以及成千上万的商人、使臣及打了败仗的将士。每个沙包都孕育着一棵芨芨草，它虬结的脚趾与每一阵风沙纠缠成死结，有生命的东西毕竟比没有生命的东西顽强。

我们在安西吃午饭。安西是被称作风库的地方。但这一会儿没风。一个小摊贩忙着收摊子，说风要来了。那院子里正滚碾子的农妇慌忙卸驴，慌忙收拾簸箕筐箩。

它来了。它从天边来，削着戈壁滩，跨过沟沟坎坎，腾腾落落，携裹着成吨成吨的土和沙，奏着恐怖的乐曲来了。天晦暗下来，太阳失去了光辉。我们躲在镇子上的小饭馆里，静观这平生首次见到的奇景：那风野得像土匪，像陨石；像寡娥的冤魂，呼天抢地。所有的树木都朝着一个方向，为风王躬腰下跪。

跑进饭馆里的人，头发上、眉毛上全是土，身上脚上也是土，一个个成了灰土猫儿。老板娘和几个妇女嘻嘻哈哈地骂：“黑

小子风！”“儿马风！”“叫驴风！”这风确是雄性的：雄性的粗暴，雄性的狂野，雄性的蛮横。

饭桌上一厚层沙子。西北朋友告诉我，这种风叫黑风，并不多见。那我可不能错过机会，决心到街上去体验一下，这样想着，便推门冲了出去。

每一步都像逆水行舟。一张嘴，满嘴细沙，牙咬下去吱喳响，脱下皮夹克把头包上，只露两只眼，在安西的大街上，在风沙的旋涡里，我活脱脱像个巫婆，踉踉跄跄地走，像被扶着，被搀着，又像被推着，被撵着，耳边像有阵阵狂涛，雷声滚滚。

在这样的风中，居然还有人在卖瓜。卖瓜人干裂的双唇在翕动，当驮瓜的骆驼透出凄迷的眼神，我感到自己的无力，我的同情也太苍白。他们多么希望我能尽可能多买下一些。我建议大西北的朋友多办些瓜果加工厂，不要让瓜农候在风中等买主了。

大约40分钟，安西从风的喧闹中静下来了。那帮黑小子们、儿马们和叫驴们，裹进一股黑黄的沙尘里远去了，无声无息了。

这风，刮过历史，刮过人心。玄奘的经卷每一页都夹着沙粒，霍去病的铁骑踏过时，风声里满是汉家儿郎的呐喊。风，不过是时间的形状——它能把辉煌变成废墟，也能把废墟雕刻成新的作品。那些沙包

下的芨芨草，死而复生，生而复死，像极了这片土地重复千遍的命运：不是征服，而是共生。

风过后，又是蓝天白云，天地重新安静。老板娘开始擦拭桌上的沙土，农妇又套上驴子，碾子吱吱呀呀转起来，仿佛什么也没发生。但我知道，有些东西已被改变：戈壁被削去一层皮，沙包挪了位置，芨芨草的根又深了一分。人也是——那些顶着风沙卖瓜的老农，脸上的皱褶里又多了份执着。风教会他们的不是躲避，是被剥夺后还要活下去。

风，是这片土地呼吸的一种状态。它粗野，能撕碎一切矫饰；它狂暴，它想看到所有生命最真实的样子。人生何尝不是如此，我们都被时代的、命运的、内心的风沙反复揉搓过。有人成了沙粒，然后成了灰尘；有人成了芨芨草，根越扎越深。

离开安西时，回头再看那片戈壁。风已远遁，天地澄明。但我知道，它就在某处积聚着力量，酝酿着下一次的肆虐。



扫描二维码，敬请关注本报副刊公众微信号“B座西窗”。投稿邮箱: yzwbfxing@163.com

◇两代风景

请家长来学校

[上海]崔立

读小学时，我最怕两个人。一个是我父亲，一个是教语文的俞老师。

父亲板起脸来的那股威慑力，让我整个人不寒而栗。俞老师也是班主任，他骇人的眼神扫过来，我就紧张得不能自己。有天快放学时，俞老师臂弯间抱了一沓试卷进来，随后冷着脸报出几个这次考得不好的孩子的姓名，“请这些同学的家长明天下午来一趟学校。”

我眼前只觉一黑，天都要塌下来了：名单里有我。

我仿佛看到了父母骤然冷下来的脸……真的不敢再想下去。但俞老师说了，家长又不能不叫。我脑子里忽然一动：有办法了。

第二天下午，我的“父亲”出现在了教室外。他看上去相当年轻，以至俞老师看到“父亲”的第一眼还愣了一下。

那个小型的家长会，大概一个半小时后结束。刚好我上完一节数学课，一眼看见教室外的“父亲”，赶紧跑了出去。看周围没有旁人，我低声问：“没露馅吧？”“父亲”微笑着说：“当然没有。”我赶紧给他竖起了大拇指。“父亲”是我大伯家的儿子，我堂哥。我的心里捏了把汗，毕竟已经上班的堂哥，和父亲成熟的形象还是差了许多。忐忑了

几天，好在俞老师与父亲都若无其事，我的心稍稍地安定了下来。

有天早上，我陪父亲去小镇的菜场里买菜，从菜摊到猪肉摊，快要走到鱼摊的时候，突然看到俞老师远远地走来。这可把我吓了一跳。俞老师到跟前，肯定会和我打招呼的，再介绍身边的父亲，那不就露馅了吗？我脑子嗡嗡作响。千钧一发之际，我对父亲说我肚子疼，要赶紧去上个厕所。然后，赶紧转头往反方向跑。

忐忑不安的我，终于在语文上下起了功夫。以前感觉最难的古文古诗，我就花更多的时间去背诵。数学、英语等科目，我都付出了比以前多几倍的时间和精力。

小学毕业，家长应邀去参加毕业典礼；优异的学习成绩，已经让我变得坦然了。那天，父亲穿得很正式，一大早又是刮胡子、又是挑衣服。母亲说父亲：“我们结婚，也没看你穿这么正式啊。”父亲笑着说：“儿子的毕业典礼，必须正式一点。”父亲笑着和我一起走进教室，又笑着和讲台前的俞老师握了手。对不对，他们怎么握手了？看起来还很熟。我蒙了。俞老师转头看向我，对父亲说：“老同学，你儿子还挺可爱的。”



少一个纸杯 多一片绿色

中宣部宣教局 中国文明网